

沈阳通史·古代卷

张涛 张志强 张龙海



沈阳出版社

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沈阳通史

古代卷



张涛 张志强

张龙海 张树范
主 编
分卷主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阳通史. 古代卷/张涛, 张志强, 张龙海主编;
张树范分卷主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441-6210-4

I. ①沈… II. ①张… ②张… ③张… ④张…
III. ①沈阳市—地方史—古代 IV. ①K29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4624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辽宁美程在线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85mm × 260mm

插 页: 4

印 张: 37.25

字 数: 700千字

出版时间: 2014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珊珊

责任审读: 滕建民

封面设计: 〇〇〇—裴洁媛

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吕贵坤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6210-4

定 价: 1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旧石器时代盘状石核、尖状器（沈阳农业大学后山出土）



新石器时代玉斧、玉凿（新乐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陶器：之字纹深腹罐、斜口器（新乐遗址出土）



夏商时期四系陶壶（新民高台山出土）



夏商时期陶鼎（新乐遗址出土）



夏商时期陶鬲（辽宁大学遗址出土）



夏商时期陶纺轮（新民高台山遗址出土）



青铜管銎斧（戚）（新民大红旗出土）



青铜钺（法库湾柳遗址出土）



青铜短剑（于洪区郑家洼子6512号墓出土）



青铜镞、虾形节约（于洪区郑家洼子6512号墓出土）



陶壶、陶鼎（沈河区热闹路热爱里战国墓出土）



秦陶量残片（东陵上伯官城址出土）



汉“千秋万岁”瓦当（苏家屯区魏家楼子城址出土）



玛瑙、骨、石、煤精项饰（苏家屯区红宝山汉墓出土）



汉代铜镜（东陵区石庙子汉墓出土）



陶多眼灶（沈河区五爱汉墓出土）



沈河区大南修女院汉墓（M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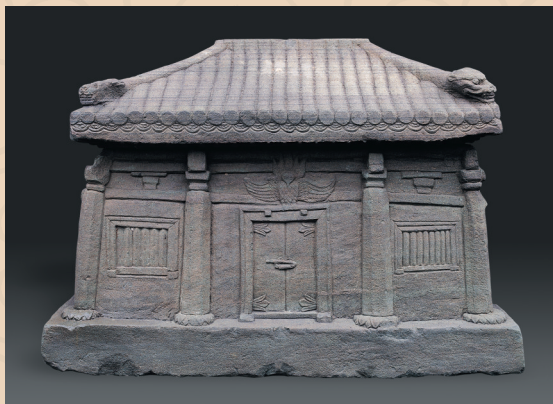
铁犁铧、鱼钩、提梁罐、平头锤与尖头锤（沈阳石台子高句丽山城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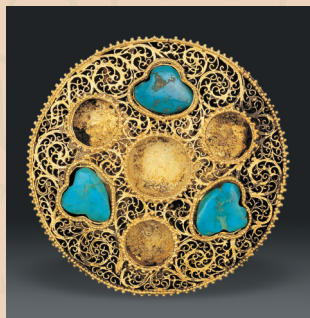
绿釉双孔鸡冠壶
(法库秋皮沟辽墓出土)



白釉绿彩鸡冠壶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



浮雕四神石函 (法库李贝堡辽墓出土)



金牌饰 (沈阳小北街金墓出土)



金刚杵 (沈阳小北街金墓出土)



金双鱼纹铜镜 (康平小城子出土)



元龙凤牡丹纹铜鼓 (东陵区石庙子村元代窖藏)



元白釉褐彩龙纹罐 (康平县征集)



元沈州站印 (新民张家屯乡出土)



元八思巴文左卫阿速亲军百户印 (法库县出土)





明铜鎏金释迦牟尼像（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出土）



明螭龙柄玉匝（小北崇寿寺舍利塔塔宫出土）



明五彩花卉纹盖罐（沈河区山东庙出土）



明铜铙（于洪区老边乡农机厂出土）



明沈阳城镇边门门额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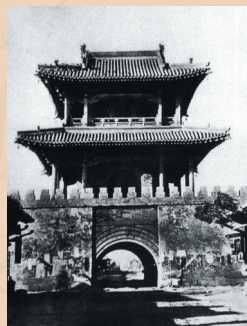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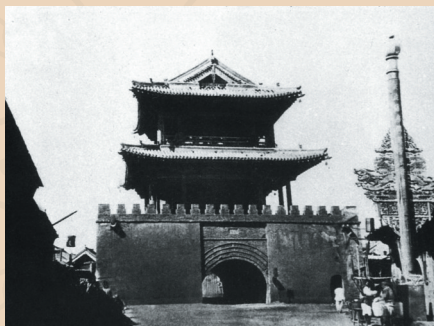
皇太极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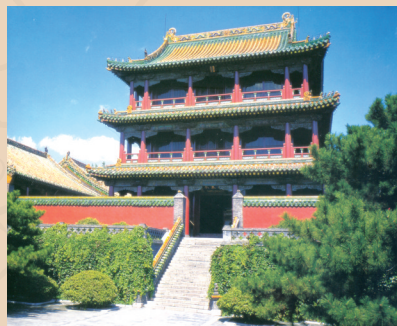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用过的宝剑



盛京城钟楼



盛京城鼓楼



凤凰楼



盛京城西北角楼与城墙局部

总 序

沈阳是东北首位度最高的城市，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辽宁省省会，是国内外闻名的大都会。沈阳以其悠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蜚声海内外。沈阳以其厚重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发达的交通枢纽地位、硕大的城市规模和现代城市文化品位日臻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大城市。

沈阳远古的历史可上溯至十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沈阳农业大学后山等地已经出土的较为丰富的实物证明这里是沈阳先民的活动遗址之一。特别是七千多年前的新乐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期）的数次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半地穴式房屋居住址，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磨制、打制石器，斧、刀、铲和陶制深腹罐、斜口器等，解读着当时固定聚落和生产、生活工具的特点。出土的炭化谷物、炭化果核、网坠等又反映出原始农业和渔猎采摘的经济形态。出土的玉器、煤精制品不仅反映出新乐人有了审美情趣的要求，而且反映出工艺水平的精湛。遗址中出土的鸟形头饰的木雕手杖或被解读为权力结构的象征——权杖或图腾符号，或被引申为太阳鸟。

数万年间，沈阳先民繁衍生息绵延不绝，选择浑河流域的广袤平原和小有起伏的漫坡台地作为栖息之地，不是偶然。四季分明的气候、较充足的日照和丰富的水源、肥沃的土地终于被开发为生产、生活的家园。新乐遗址的发掘展示着远古先民的社会文化形态；同时，新乐遗址已经被证明不是孤立的。新乐文化向东、向西绵延百里有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带的布局。

进入阶级社会，开启了沈阳历史的城市之门，汉设候城县是正式设制的开始，其后的辽金两代沈州、元代沈阳路、明代沈阳卫等都是沈阳历史发展的闪光点，不仅提供了现今城市名称的冠名元素，而且扩大了城市规模，改善着城市结构。契丹、女真、蒙古、汉族等民族的不断融合成为沈阳人口的地域特色，逾千年而不变的军城戍守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基本内涵。其后，后金迁都沈阳，清朝在这里奠基，满族共同体在这里诞生，新满文在这里创制，改沈阳

为盛京，进入城市发展的辉煌时期。近三百年的有清一代给沈阳留下了故宫、福陵、昭陵等世界文化遗产。

古代的沈阳，自燕将秦开收复辽东即开始了中原政权直接管辖的历史。汉代候城县则是沈阳出现行政建制的开始，是中原文化成为沈阳城市主体文化的第一次。与候城相伴，在今沈阳行政区域内还出现过高显县（今沈阳苏家屯区沙河魏家楼子）和辽阳县（今沈阳辽中县茨榆坨偏堡子），这既是汉中央政权对今沈阳地区的重视，也是今沈阳地区社会经济发育度的证明。晋末，高句丽割据时期候城县被焚于战火，但设在今苏家屯地区的陈相屯塔山的盖牟州城依然是沈阳地区城市发展的延续。辽代设沈州是在汉设候城原址附近的重建，同时代设立的广州（今于洪区彰驿古城）、辽州（今新民辽滨塔）、集州（今苏家屯区奉集堡古城）、祺州（今康平小塔子古城）、双州（今沈北石佛寺）等，形成了今沈阳及周围的建城设制的高潮。可以说，辽代沈州提供了今沈阳二字的沈字之源，辽代是沈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

辽金元各代，沈阳城市得到发展，城市地位由州、县之城发展成为路城，但多个少数民族发展沈阳城市的历史丰富了城市的民族元素，展示了游牧民族对沈阳城市农业传统的承继，展示了经济形态转变的基本规律。

明设沈阳卫，其仍然是军事戍守功能为主的城市。沈阳卫城不是汉设候城汉族文化的回归，而是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域新成果。明沈阳卫时期，城市经济已不断发展，成为马市、木市等贸易的中转站，城市手工业和酿造业的发展已然出现了工厂化倾向，城市功能已经悄然改变。

清代建都沈阳，顺治入关后其被尊为陪都。沈阳设过奉天府、立过承德县，但世间的城市称呼依然多为沈阳。立都的时间短，陪都的时间前后数百年间，沈阳仍然保有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传续盛京驻防将军和盛京五部局机构的同时，亦有府、县机构的建立和施政。多级机构同处一城，满族、汉族等多民族和谐共处。努尔哈赤为沈阳从明卫城成为京城，成为东北第一城做出了政治设计和决断，可以说是沈阳城市地位跃升的城市之父。

民国之前，沈阳曾经历了庚子之役的沙俄军队劫掠，经历了日俄奉天会战，城市濒临毁灭。两次战争使近代工业之嚆矢——盛京机器局面目全非，使近代教育的先河——奉天大学堂一片荡然。经济凋弊，城垣崩塌，人民流离，苦不堪言。民国之后，日本侵略势力肢解城市布局，扭曲经济形态，并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城市沦陷，是东北历史最为黑暗的伪满时期。抗日战争胜利，沈阳光复，经过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沈阳终于成为人民的城市。

民国之前，甚至可溯至清末新政，沈阳即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办工厂、兴学校，实施政治改革。然而这些努力却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粗暴干涉，遭到侵略战争的洗劫。清末的盛京机器局、工艺局、八旗女工工厂、大东工业区，正在施行的惠工工业区、沈阳工业区，重要的辽宁迫击炮厂、华北机器厂、大亨铁工业、肇新、悦新等工厂无一例外都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落入日本殖民者之手。沦陷期间，沈阳被改称奉天，有“铁西开拓地”，更有大北监狱（全国最大规模的监狱），亡国奴的历史成为沈阳城市之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经过“一五”大建设，沈阳的城市功能由工商消费性城市转化为工业生产型城市，在保有区域公路、铁路交通枢纽地位的同时，依然成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数众多的援建项目和重点项目落地沈阳，恢复了大东工业区，完善了铁西工业区，发展了三台子等工业大项，沈阳的机械制造、成套设备制造、军工生产等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沈阳成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沈阳机床、变压器、风动工具、泵阀及重型设备等成为品牌。经过“大跃进”的坎坷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沈阳城市发展遭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塑料等新兴材料工业、无线电及微电子产业等仍然获得了创新发展，工业门类愈发齐全，大型冶矿设备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彰显着工业装备制造中心的城市特色。

沈阳的工业基地的地位是共和国赋予的，而成就工业基地的主体则是广大觉悟了的工人。主人翁地位的责任、翻身解放的喜悦造就了劳模精神，正是劳模精神鼓舞着沈阳完成了恢复、发展建设的任务，在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支援三线建设等战略任务当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沈阳经历了“东北现象”的阵痛，经历了徘徊和期待，经历了下岗的无奈，终于在环渤海经济圈建设、东北大振兴等机遇中理清了城市发展思路，确立了三大目标五大任务，在城市布局、产业结构、城市建设、环境建设、城市管理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城市城区的面积已是改革前的一倍量有余，浑南新区城市成熟度日渐成熟，其百余条街道上现代建筑云集，二十一世纪大厦、奥体中心等已成为城市地标。地铁通达，有轨电车运营，城市行政中心和公共文化设施中心即将投入使用。浑南不再是城市郊区，一跃而成为沈阳的核心城区。沈北新区有北部大学城，有数座高校的现代建筑群，古生物博物馆落户于沈阳师范大学，软件园、科技园等又迅速地改变着沈北新区的居民结构和产业结构，迅速提升着新区的人文素质和文化实力，提升着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实力。东部汽车产业园弥合了大东与沈北的区域结合部，正在形成最大的城市支柱产业集群。与此同时，一片片新的

住宅区、商务楼宇、基础设施改造区不断崛起和完成，东部城区得到了外延发展和内涵的提升。铁西新区的设立不仅完成了城市工业的西迁，而且完成了老旧工业区的功能转换，形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住宅和商务集中区。在新区的西部以全新的姿态集合了城市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厂家，提供了标准厂房、动力供应和新设铁路专用线的方便，机床、变压器、鼓风、电缆、机车等大型企业经营条件进一步改善，造就了沈阳装备制造业的新形象。

沈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搬离旧铁西，建设新集聚区，实现全市主要同行业的大汇聚，经历了由工厂到公司的转变，经历了技术普及型向高精尖型的转变。自动化、数字化、成套化成为沈阳装备制造的技术特点。装备制造领域的全覆盖成为沈阳装备制造的高位势。

新时期，沈阳建成区扩大、布局合理、交通进步、四环内区分特色明显，各分区之间布局弥合，功能互补，产业结构调整愈发彰显生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正在形成。

当下，南高（高科技）、北新（新技术）、东汽（汽车及零部件）、西重（装备制造）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和平、沈河的金融中心及现代服务业的功能日趋成熟，皇姑的人文优势和新兴服务业基础日益坚实，以此为内核，连同东陵、于洪的沈阳全域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连同新民、辽中、法库、康平，连同大沈阳经济区内的其他城市，沈阳国家级中心城市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沈阳的历史厚重丰富，仅以五卷本难以展述其全部。本部通史的主旨仅在力求“通”字不断线，力求“史”字应述尽述。特别是城市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基本脉络若何，有无规律可以探讨等，都是应予关注的。对沈阳而言，工业城市的基础缘于何时，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工业现象缘何解读，殖民地工业现象的历史批判、沈阳工业都会地位的确立等，都是应予特别关注的。限于水平，特别是在沈阳地域通史类的著作首次尝试中对上述各项尚难把握。来自若干单位的同仁也缺少更多的交流和切磋，有些遗憾只待将来弥补。

在《沈阳通史》完稿之际，有些如释重负，有多年夙愿即将实现的愉悦。但面对未来，面对城市历史研究的国内外大势，只能是积极而深入地继续下去，希冀以更多更新的成果为沈阳的文化建设稍尽绵薄。

张志强

2014年11月

前言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老城市，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几十年来，许许多多孜孜不倦的史学家以及栉风沐雨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为沈阳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与传播而辛勤耕耘。也正因如此，原本扑朔迷离的沈阳古代历史一页页被打开，沈阳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渐渐清晰起来，一幅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长卷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苏秉琦先生于1992年《沈阳文物》创刊题词中写道：“沈阳市有‘两宝’，一个是七千年前的新乐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一个是三百年前清故宫及清陵所代表的早期清政权文化遗存。它们凝聚着这一方人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晶。深入一层讲，一是鲜明的个性，二是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这是对沈阳古代历史文化精辟恰当的评价。

《沈阳通史·古代卷》在查阅大量基础资料并参阅和借助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系统、详尽、客观地叙述沈阳古代的历史，既要揭示沈阳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要书写和传承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这本著作能够更加了解沈阳，热爱沈阳。

一、基本内容与特点

本卷叙述的是沈阳地区从原始时代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止的古代历史。共计八章，按时间顺序叙述。

第一章叙述的是原始时代沈阳的历史与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这一阶段在沈阳历史中时间跨度最长。距今大约11万年前的原始人类以及创造了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新乐下层文化与偏堡子文化的沈阳先民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用辛勤的劳动与聪明才智创造和书写了沈阳辉煌的开篇历史，使这一章的历史具有了特殊意义。

第二、第三章叙述的是夏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沈阳的历史。这一时期，沈阳的社会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更为精彩的是，燕国秦开挥戈辽沈、

开疆拓土，中原更为先进的封建文明新风迅速吹拂东北腹地，掀开了社会再次变革的序幕。这两章的历史可谓是波涛汹涌、文明渐进的历史。

第四章与第五章叙述的是秦汉至隋唐时期沈阳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两个最为强势的封建文明即汉唐文明的潮起潮落相关相联。秦朝的统一为西汉在东北实行更为有效的统一管理奠定了基础。在两汉政府的统治下，沈阳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民族与文化得到融合。与此同时，高句丽等少数民族政权也开始向辽沈地区渗透。从两汉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管辖，到汉末经两晋、南北朝、隋朝，直到唐高宗时期，沈阳地区除了在西晋等统一国家的短暂统治外，曾分别为公孙氏、曹魏、前燕、前秦、后燕、高句丽等多个地方政权所控制。沈阳经历了两汉到西晋的初步发展，又因政权更迭频繁、战乱烽火不断而受到极大破坏与影响。唐灭高句丽，沈阳重归统一中央政府。沈阳的历史在汉唐两个盛世文明期间，跌宕起伏，艰难发展。

第六章叙述的是辽金统治沈阳三百余年的历史。这时期也是沈阳古代发展史中的关键时段。辽金时期沈阳称沈州，分别为辽代节度使军州和金代刺史州。在辽金两朝的有效管辖下，沈阳地区实现了继几百年缓慢发展之后的中兴，沈阳的历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继辽金之后，元明两朝分别统治沈阳地区，这段历史为第七章。元明两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空前统一的盛世，前后直接统辖沈阳三百余年。这两朝也是沈阳汉族文化回归与封建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历史阶段。元朝将沈阳升格为沈阳路城，明朝则建立了沈阳中卫城，并首次将土城改建为砖城。沈阳的军事战略地位突出，经济地位也在逐步上升，为沈阳城至明末发展为后金都城奠定了基础。

本卷最后一章是清前期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熹宗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开始，到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并将清朝首都从盛京迁到北京止；第二阶段从清入关后盛京成为陪都开始，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止。在第一阶段，沈阳成为后金和清初的首都，作为统治中心的沈阳也更名为盛京；在第二阶段，沈阳成为统一的大清帝国的陪都。从后金都城到陪都盛京，沈阳发展到古代历史阶段的顶峰，数百年的积淀也奠定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坚实基础。

二、地理区域与历史分期

《沈阳通史·古代卷》记述的是沈阳地域范围内的古代历史。这里有两个问题须要明确，一是地理区域界定问题，二是历史分期问题。

本卷所述沈阳历史是指目前沈阳市所辖行政区域的历史。由于历史十分漫长久远，在各个历史阶段，沈阳所辖区域范围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阶段更是颇为模糊。因此，本书一并以沈阳现在的行政管辖区域为标准^①。具体包括和平、沈河、皇姑、大东、铁西、东陵及沈北新区、苏家屯区等各区辖地和康平、法库、辽中三县及新民市（沈阳代管县级市）辖地在内的全部区域。

本卷作为古代卷，从大的时段划分来看，是按照我国历史通常的划分标准，即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节点，包括鸦片战争之前从原始社会经奴隶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历史为古代历史。

提到历史分期，自然与社会性质密不可分。在古代卷中，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对于沈阳地区而言，从原始社会后期及青铜时代，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中原发达地区。当中原建立起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之时，沈阳地区主要还处于不甚发达的青铜文化控制之下，建立奴隶制国家的条件还远未形成；当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时期，沈阳地区的土著青铜文化才受到一些燕文化的影响。就沈阳地区内而言，发展也不平衡。沈阳地区社会性质发展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也是不平衡的，进而造成社会形态的复杂性。本卷在叙述时，主要是以中国社会发展变革占主导地位的黄河流域历史进程划分为标准，与其历史分期的时间段划分保持一致。由于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加之考古材料十分有限，更几无任何文字记载，所以有关社会性质问题的叙述，还颇显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两朝一般被视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继汉至南北朝的初期阶段之后而进入到中期发展阶段，唐朝更是世界闻名的盛世王朝。但是从东晋末期经南北朝与隋朝，直到唐高宗时期，沈阳绝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高句丽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即使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唐朝实现了对辽东地区的直接统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对辽东腹地的统治鞭长莫及。因此，唐朝对沈阳地区并无大的政绩。从历史连贯性来讲，本书将隋唐两朝沈阳历史与南北朝时期在一章中连续叙述。

三、关于书稿写作的几点说明

1. 前两章的内容，主要依据考古发现材料叙述。由于没有文献记载，考古

^① 这里所说的各区名称与辖地是以2012年国家批准的各区名称与辖地为准，沈阳市自行成立的“浑南新区”等都已包括在上述各区之中。

发现资料也十分有限，对当时历史文化面貌的恢复还仅仅是对其历史轮廓的粗线条勾勒。还有许多学术问题或者因为材料不足，或者因为认识不同而尚存争议或者尚待解决，因此有些分析描述带有一定推论性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2. 全卷图片的选取、使用尚显粗糙。为了配合文字叙述，增强可读性，我们选取了一定数量的图片补充到书稿中。但是一些珍贵的图片由于时代久远，出版质量已无法保证。因此书中个别图片质量不佳或选取使用尚显粗糙，也望广大读者予以谅解。

3. 本卷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全卷八章，70万字，是在全书编委会的统一指导下，由本卷编著小组完成。具体为：前言、第一章至第五章，为张树范执笔，第六章为张国庆执笔，第七章为张志强执笔，第八章为丁海斌执笔。全卷书稿写出草稿后，由卷主编与编委会做统一修订，使书稿得以一步步完善，最后定稿，可谓集体劳动与智慧的结晶。

以通史体例系统详尽地编著沈阳古代史，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从这层意义上讲，编撰《沈阳通史·古代卷》也算是一次首创。也正因为如此，可以作为参考与借鉴的资料少之又少。所以，尽管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尚存诸多纰漏甚至谬误。在此，本卷编著小组恳请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同时，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开端，有更多学界同仁关注并参与沈阳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不断挖掘沈阳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将沈阳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不断推向深入。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加客观准确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涌现，也会有更为完善的沈阳古代历史巨著问世。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